

# 教育生涯漫談 (三)

劉季洪

## 升學北京高師

我在七師是從民國五年至十年，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日人乘機佔我膠州灣及膠濟鐵路，並駐兵濟南，國內南北政局動盪，戰事迭起，但東南半壁尚能苟安，所以學校勉可維持，得至畢業。可是由於我對功課平時太不注意，講義很少保存，到了快要畢業，幾乎一無所有。這時想到升學問題，難免發生恐慌。於是趕快買了一套中學教科書，埋首自修。最費事的是算術、代數、幾何、三角各科習題，都要一一演習。經過三個多月的時間，各科勉強復習完畢。在這同時也再三考慮升學的目標，最後決定報考官費的國立北京高師。北高自民國三年起，招生是採取各省分配名額辦法，先在各省初試，然後至北平複考。江蘇的名額為二人，由教育廳於七月間在南京初試。考試的結果，因我臨時惡補，記憶猶新，僥倖錄取。趕往北平後，知學校因等候邊遠省份考生到達，須至十月方辦複試，有此月餘時間，就住在徐州會館繼續加緊自修。

當年北高每年錄取新生似無固定名額，而視成績決定。我們這一屆各班錄取人數多者三十餘人，少則僅有九人。而複試落榜以邊遠省份考生最多，因為他們數千里遠道而來，交通不便，歷盡辛苦，臨時無暇溫習功課，成績難免稍差。落榜後又為時已晚，各校招考已過，流落京華，走投無路，真是令人同情。至於幸運錄取的考生，就很快搬到學校，去過新的四年生活。

北京高師是我國設立最早的高等師範教育機構，其前身為京師大學堂

的師範館，於光緒二十八年開始招生。三十年依照奏定學堂章程改為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，三十四年再改為京師優級師範學堂，就北平外城廠甸五城中學堂增修校舍，脫離大學獨立設置。民國元年又照新訂學制改稱北京高等師範學校，派陳寶泉先生為校長。

北高所在地「廠甸」為琉璃廠故址。「甸」的字義是指郊外一個地區，因為北高校址原先是琉璃廠，又在北平內城以外，所以稱為廠甸。琉璃廠廢後，光緒二十七年就地設立五城中學堂。三十四年北京高師利用五城中學校址設置後，將中學遷至原址附近東側。民國元年五月改五城中學為高師附屬中學，並於九月在附中旁增設附屬小學，所以北高與附中附小僅有一街之隔，試教極為方便。

北高之外，民初國內其他高等師範皆成立較遲，如南京高師因所用原兩江師範校舍駐兵，停頓三年，至民四方始開辦。瀋陽高師更遲至民國七年才由原有的優級師範改設而成。

民初高等師範制度大體與清末優級師範類似，分預科、本科及研究科，並另設專修科。預科一年，本科三年，研究科一年至二年，專修科二年至三年。本科照規定分設國文、英語、史地、數理、理化、博物六部（系）。全國各高師全設六部的僅有北高及廣高，其餘四校則分別設有二部至四部。北高除設六學部及專修科外，並於民九增設教育研究科，當時似為國內唯一設置研究科的學校。

## 北高的特色與改制

我們學校的校址，因在外城，環境頗為安靜。外臨琉璃廠街，是故都舊書、字畫、古玩、藝術店舖的匯集所，可以稱為文化街。重要校舍多為新建，所有研習所需的教室、圖書館、實驗室、自習室，以及生活所需的宿舍、餐廳、浴室、運動場等，分配佈置，都很適用。學生在校享受公費待遇，尤其是學校的膳食辦理十分完善，分食合食由學生自定，兩週點菜一次，各就座號分送。每餐備有米麵及粥數種，各人自由選用。而且烹調適口，服務週到。學生大半來自農村，到校有此生活，感到十分滿意。我以後主持幾處大學，很想採用北高的膳食辦法，但由於廚師工友沒有北平故都的一般訓練，烹調技術和服務態度不夠水準，總是難以成功。

北高成立後，當時教授以日本東京高師及東京帝大出身為多。民國八年陳校長赴美考察，回國後銳意改革，大批改聘留美學者任教，教授陣容更為充實，但引起原有教授的反感。教育部為調和起見，於民國九年底調陳校長為教育部司長，另派鄧萃英先生任校長。數月後又改派李建勛先生接任。不久再改由范源廉先生擔任。當我十四年畢業時，校長名義上還是范先生，但早已請辭離校。

我在校時雖看到校長數次易人，然而校務照常進行，似乎影響不大。這是由於陳校長自學校開創經多年主持，以碩德領導，實事求是，對校務各項設施均已奠定良好基礎，所以後來雖然首長屢易，內部還能十分安定。我報考高師選的是理化部，因我過去在師範學校五年不知用功，學無基礎，到了高師發現所用教本和參考書大部份是英文原本。其中物理學方面的各學科均採用英國大學教本，化學及數學方面的各學科均採用美國大學教本，而英文課更選讀英國深奧的文學名著，教師並且用英語講授，我自然感到相當困難。於是不得已就夜以繼日，努力以赴，數月以後壓力才逐漸減輕。

在學校行政方面，北高師傳統上似以學部（學系）主任為重心。我們在校四年，平時任何事都是和部主任接洽，不僅校長極少看到，就是其他職員也無多接觸。過去教育界曾議論北平各國立大學，認為北大是校長制，清華是教授制，平大是院長制，高師是系主任制，確是接近事實。我們理化部的主任是張貽侗先生，他的長兄張貽惠先生是數理部的主任，二人

的道德學問均為學生所敬重。貽惠先生後來接任師大校長，貽侗先生於抗戰期間隨西北聯大至陝西，我主持西北大學校務時，曾擔任教務長，給我不少的指點和扶持。

民國十年前後，國內教育界受美國教育思想的影響，掀起改革學制的運動，高師教育研究科的同學也建議將北高改為師範大學，教育部接受各方建議，於民國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在北平召開全國教育會議。約在開會前一月，教育研究科同學們發起刊行「教育日報」，除報導教育消息外，特別注重學制的討論，重心自然是在鼓吹高師改為師大的重要。教育會議在西城教育部禮堂舉行，前後十一日，我們的同學去旁聽的特別多。會議由蔡元培先生擔任主席，會議中發言最多的是袁希濤先生。袁先生自從民國教育部成立就在部中工作，經驗豐富，發言中肯，他的意見甚受會中重視。會議結果通過「學校系統改革案」，再由教育部參照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意見，略加修正，於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公布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新學制」。會中並通過北高所提「改全國高等師範學校為師範大學案」，教育部於十一月令北高籌備改組為師範大學，設籌備委員會，聘范源廉、李煜瀛、袁希濤、鄧萃英、陳寶泉為籌備委員。學校於十二年七月正式改組為北京師範大學，隨即聘范源廉為校長，但直至十三年一月方始就職。我們這一屆舊生還是屬於高師班。至其他各高師並未改為師大，而先後成為普通大學；南京高師改為東南大學，再三易名而為中央大學，瀋陽高師改為東北大學，廣東高師改為廣東大學，再改為中山大學，武昌高師改為武昌大學，再改為武漢大學，成都高師改為成都大學，再改為四川大學。

### 聽學術講演增求知慾望

民國早年我國大專學校多設在北平，所以故都成為文化中心，北高有一座風雨操場兼作禮堂，可容千餘人，因為當時各校多無大禮堂，所有較大規模的公開學術演講，大半在此舉行。我在校那一段時間來校演講最多的是梁啟超先生，梁先生每次演講總是長達二小時以上，不僅內容淹通宏博，而他的廣東官話也如其筆鋒，深富感情，極為動人。還有耐性最大的張君勳先生，他為法國生物學家杜里舒（Driesch）作連續演講的翻

譯，因為所講生命哲學內容不易瞭解，聽眾不多，最後兩次僅餘數人，但是講者和譯者仍然極為認真，從容講解，精神令人欽佩。在這數年中，我因近水樓台，所聽各種學術演講實在不少，對於個人思想的啓發有很大作用，更引起廣泛的求知慾，因而在第一年功課的壓迫減少以後，在課外經常去閱覽哲學、科學和教育有關的各種書刊，來增加一些常識。

我們學系也經常約請研究科學的學者來校演講。當時無線電和相對論是新發現，講的次數最多。那時一般學者的預測，萬想不到科技能迅速發展到現在程度。還有要特別敘述的是吳稚暉先生對我們的影響。吳先生提倡科學最力，他的著作如「上下古今談」早是大家愛讀的科學小說，所以青年對他特別信仰。適巧當時他常在北平，經過幾次請益之後，我們就請他指導組織了一個科學研究社，並且由吳先生幫助先做了兩項具體的工作：一是出版科學週報，一是開設科學商店。

科學週報是經吳先生介紹在上海民國日報作為附刊出版，由吳先生主編。每期他自己寫一篇科學週報編輯話，標題為「杭育」。他在第一篇中解釋說：「什麼叫做「杭育」？就是上海勞動者助他人用力的平民文學。凡做勞動工作的時候，必有一個略能說笑的，先信口胡繙幾句故事，於是大家杭育，杭育的用力……科學週報許多嶄新的學者，齊用力叫我拉繩校讀，又要每次叫我說幾句話，所以我學了杭育的朋友，每次胡繙幾句故事，盡我杭育家說笑的職分，這就叫做「杭育」。這個週報是從民國十三年春天開始印行，吳先生命我翻譯「科學偉人傳」一書，由他改正。我在台灣曾向黨史會查詢，知道科學週報會中只存有五期，其中三期有我的譯文，署名「寄鴻」。至於吳先生的「編輯話」，在他的文選中存有二十篇。

科學商店是開設在北平東安市場，資本由吳先生向李石曾先生借了二千五百元，又由張貽惠先生幫助五百元。開始主要業務是利用吳先生從英國帶回的照像放大機放大照片，當時其他照像館無此設備，所以營業還好。我離校後，商店繼續存在，民國十六年奉軍進駐北平，搜查革命黨人，指科學商店為黨人機關加以封閉，並將照像放大機取走。

國父領導革命，創造民國，北洋政府雖自民元竊據政權，但北方學校青年素對國父深具景仰。十三年初中國國民黨發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

宣言，國父又連續講述三民主義，宣言及講演印本先後密遞至北平後，校中同學日夜輪流傳閱，對於政治乃有更為正確的認識。科學研究社一份同學經慎重考慮之後，我們就決定加入中國國民黨。本來由於吳先生是國民黨元老，而上海民國日報又是黨報，我們的科學週報由吳先生主編，更在黨報刊行，社外同學早視科學研究社是國民黨的社團。

我們同學到了第三年以後，還有一項課外工作應當說到，那就是辦理補習學校。因為高師學生畢業前必須試教，我們預作練習，並且迎合升學青年的需要，各系同學就在晚間利用校中教室，分別舉辦各種補習學校或補習班，分任功課，不收酬報。另外，又常有校外學生個別請人補習，每日一小時，每月酬報十元。我在三年級，曾為二人補習。其中一人年歲較長，準備投考交通大學，選用英國文法學校數學教本，每日專選難解習題來求解答，我必須先作準備，費時不少。另一少年複習中學功課，為高官子弟，不知用功，時常缺課，但過年過節輒加送節禮十元，真是受之有愧。當年物價低廉，一年任教收入對個人經濟有很大幫助。

### 婚姻大事順從慈命

民國十三年暑假，關係個人終身的婚事很快作了決定。當時徐州家鄉還盛行早婚，我到北平讀書以後，母親會訓示也應早加注意，但希望能是同鄉人家，以便全家可多團聚。我深知母親多年辛苦，一切均願順從慈命。由於當時同鄉還沒有女生到北平讀書，所以尚未考慮此一問題。十三年我滿二十歲，有一位同鄉在北平讀書的張先生，平素相處甚好，就說我到了結婚年齡，並且有意介紹他的胞妹認識。我想既是同鄉，合乎家中條件，在暑假回家時就由人陪同見了一面，說了很少幾句話。母親聽到以後就說，她早見過幾次，性情溫和，希望為我訂下。我見母親喜歡，就請完全作主。雙方家長很快也就用舊式手續替我們辦好文定。我們的婚姻雖為舊式，但結婚以來，已經五十餘年，和睦相處，十分圓滿。張伯苓先生說：「舊式的婚姻是先結婚後戀愛。當然這種方式已成過去，不過，家長的意見能多參考，還是有益無害的。」

到了在校最後一學期，課堂功課已經減少，改為參觀實習。先在北平

市內參觀中小學，當時新的教學方法如設計教學法，道爾頓制等正在風行。對於新方法，好的教師善於運用，頗有功效；差的教師皮毛未得，更見其拙。稍後又在本校附中附小參觀教學，練習編寫教案，最後個別試教兩週。附中主任林礪儒先生非常認真，稍有不合，即加批評，所以試教也是我們一個緊張的階段。試教完畢，學校又安排了外埠參觀，地點是河北江浙一帶。因為看的都是好學校，行政、設備、教學多有可取，更擴充了我們的眼光和認識。

### 養成一生規律習慣

回顧在校四年，北方雖遇兩次直奉戰爭，但對北平市區並無影響，學校一切照常進行。平時我每日黎明起後，或打球、或騎車，運動約一小時，沐浴早餐，上午聽課，下午或在實驗室，或至圖書館，或聽演講，或教學生，晚間復習功課，可以說數年如一日。故都繁華，少所留意，僅在最後一年，偶於假日遊覽市內郊外名勝古蹟，並於舊曆年前平劇名伶上演義務戲時，觀賞兩次，以識著名伶人面目。所以這四年過的完全是學生正常生活，養成一生規律習慣，與過去師校五年相比，情趣大有不同。

現在談起我國近代教育史，學者多稱讚民國初年師範教育的貢獻，我更親身體驗到當時高等師範設施的成功。其原因似有以下幾點：第一，民初大專學生不多，學生遠道就讀，用費甚大，非一般農家所能負擔，因而公費的高師所收多為清寒優秀學生，容易養成純樸的優良校風。第二，早年社會就業機會不多，報考高師學生早皆抱定志願，終身從事教育工作，因而平日在校專心一志，努力作任教準備，自然形成堅定的敬業精神。第三，當時高師招生，重質而不重量，在校學生僅數百人，全部住校，校中一切設施均為培養未來教師着想，因而每一學生均能接受適當的專業訓練。到了現在，師範大學或學院雖然也重視發展以上各項特點，但情勢不同，難盡實現。其原因也有三點：第一，現時個人經濟與社會環境日趨富足，學校不易培養純樸的優良學風。第二，各校所收學生，來自聯考，多非第一志願，難免心意不定，見異思遷，無法形成堅定的敬業精神。第三，現有各校學生衆多，個別指導與環境陶冶均難達於理想，也就減低專業訓練的功能。但是大家公認教育是國家的根本，良師興國，早有明訓，今後如何因應時勢，妥為籌謀，使師範教育仍能保持優良傳統，以提高師資素質，這是教育界同人所要長期努力的。

大學叢書

## 微生物學

戴佛香 著

定價(上)二〇二·五元  
(下)二三四元

本書以致病微生物為研究對象，上冊為總論，敘述微生物學之起源，研究技術，細菌之形態、構造、生長、代謝、遺傳、分類、管制方法等。下冊為各論，分別介紹討論致病菌，黴菌及病毒。全書取材實用，主論精確，譯名嚴謹，圖表清晰，適於大學醫學院及臨床醫師參考之用。

大學叢書

## 林政學

焦國模 著

定價(精)二三四元  
(平)一八〇元

本書共分四編十二章，討論我國林業政策、林業行政及林業法規，並對台灣林業各種施政，有詳細之討論。且時舉美、日等國林業制度相比較，以明得失，允為我國在林政方面具有深度之學術著作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